

山西短篇小說選



S112

1005859

山西短篇小說選

上

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XWTS 0023443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短篇小说选（上）

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 $\frac{9}{16}$ 字数：330千字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

书号：10088·612 定价：1.30元

前 言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反映建国以来我省广大专业和业余作者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的创作成就，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山西文艺作品选集。

这套选集包括短篇小说选、散文报告文学选、诗歌选、儿童文学选、文艺评论选、小戏选、曲艺故事选、歌曲选、美术作品选、摄影作品选，共十种。

这套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对我省三十年文艺创作的一次检阅，也是对“四人帮”所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所推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它的出版，必将鼓舞我省广大专业和业余作者，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加强学习，深入生活，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

这套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关怀下进行的。各集分别由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山西分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山西分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山西分会、中国摄影学会山西分会，以及山西省文化馆、山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组等单位编选，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谨向这些单位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和所有提供资料的同志，表示

感谢。

《山西短篇小说选》共收作品六十六篇，分上下两册。

由于篇幅所限，再加上我们掌握的资料不足，一些比较好的作品可能没有收入。对于我们在编选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目 次

宋老大进城·····	西 戎 (1)
两个巧媳妇·····	胡 正 (24)
风雪韩家山·····	潘 励 (53)
一把钥匙·····	阎安广 (69)
伤疤的故事·····	孙 谦 (88)
“锻炼锻炼”·····	赵树理 (116)
新来的司机·····	吴晶波 (141)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 (151)
老长工·····	束 为 (170)
一张电影票·····	赵修身 (185)
小珊子·····	郁 波 (198)
长春岭·····	韩文洲 (213)
三个组长·····	<u>九 孩</u> (242)
印刷机的故事·····	蓝光斗 (254)
丑丑和爱爱·····	成 平 (267)
雏燕初飞·····	李逸民 (285)
山村星火·····	<u>张镇江</u> (294)
田书记·····	郭秋池 (311)
小工长·····	鲍世宁 (330)
笛 子·····	刘桂权 (347)

高大个和他的爱人·····	张 蒙(361)
范冬妮·····	侯桂柱(375)
风口上·····	宋贵生(389)
小里庄闹戏·····	草 章(402)
煤的性格·····	焦祖尧(408)
柳长初当队长的时候·····	震 覆(429)
老冯回乡那天·····	王培民(442)
大路宽又长·····	刘德怀(457)
县长探妻·····	杨茂林(478)
第一天·····	田东照(494)
儿童团长·····	张 恒(507)
月色如银·····	王学全(519)

宋老大进城

西戎

一

大清早，赶车的宋老大，把骡子牵出来，把铁轮车套好，见老伴还没有来，便跑进农业社办公的东屋里，找张会计拿买牲口的款子去了。

张会计把一捆包扎得四楞四整的票子，递到宋老大手上，打趣说：“老大，带上钱，路上操心些，要碰上坏人把你拾掇了，咱社里的两条骡子，可就连根骡毛也见不上了！”

“哈哈……”宋老大满不在乎的摇摇脑袋，笑道：“拾掇了算啦，我也活的有几岁啦！”

“不到社会主义啦？”有人在旁边故意逗乐。

“怎么不到！”宋老大反驳着，“只要死不了，总得到社会主义过活几天。后生们，你们别看我老汉老了，到了那时候，嘿，我宋老大说不定就不赶这倒霉大车啦，还要学学开汽车哩！就比如今天进这趟城，我开上汽车，叫我老伴坐上，呜嘟嘟一溜烟，看那有多带劲……哈哈……”

有个女人的声音在窗外喊：“爹，爹，我妈来啦！”

宋老大向屋里人挤了挤眼：“没工夫和你们闲磨牙啦，不然老东西又要生我的气哩！”说着，提上鞭子，装上票子，忙慌慌地走了出来。

老伴早已坐在车上，见宋老大连说带笑地走过来，沉了沉脸，低声埋怨着：“好神神哩！穷说，穷说，整天就说不够，多亏嘴是肉的，不然早叫你说烂了！”

宋老大早已习惯了这种指责，依旧笑着解释说：“你看我话多，可没有一句多余的，就说你今天进城吧，要是能听我的话，不就节约十块钱！”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老伴有些毛了，提高了嗓门说道：“你也不想一想，我们母女俩，一年挣一二百个劳动日，穿件新衣裳，你都心痛，等村里过会的时候，光着屁股在街上跑，你脸上就光彩了！”

“和你说不成！”宋老大无可奈何的摆着手，说：“你这思想呀，离社会主义还差十万八千里哩！”

这时，张会计从门里跑出来，打断他们：“快走吧，早些进城，今天要办的事可不少哇！我还想起一件事来，记住到农业技术训练班，看看咱们副社长张方奎，告他说，咱们社里的丰产棉花，有四五十亩起了虫，问问他，看有办法治没有！不然，今秋里一百二十斤的目标，可就难达到了！”

宋老大说：“早知道这么多要办的事，你给我开个单单就好了。”

张会计往坐在车上的小秀看了一眼，说：“不怕，你记不住，还有你们小秀哩！”

小秀坐在她妈妈身边，不好意思的小声说：“别靠我，我不管！”

张会计意味深长的向小秀呶了呶嘴，正要说什么，宋老大接上来问小秀道：“你进城去干啥？”

“有事！”

“社里营生那么忙，有事我还给你捎办不了？”

“嗯！”小秀回答着，看了她妈一眼，脸突然红了，往后甩了甩头发。

“走吧，走吧！”老伴催着宋老大，“啥事你都要问一问，要问那么清楚干啥？”

宋老大从老伴的眼色里，好似窥察到了点什么东西，但又说不出来是什么。他仔细看看闺女，闺女这时也瞅了他一眼，嘟起个嘴巴，样子很不高兴。他没敢再往下问，扬起鞭子来，重重抽了辕骡一鞭，心里说：“误上两个劳动日，看你们进城能干点什么！”

车子出了村，上了大路。大路两旁的秋庄稼，长得真叫宋老大心里喜欢。多少年来从未有过的丰收，就要在宋老大他们的社里出现了。宋老大心里笑着，两只眼不住地四处看着。刚才的一点不愉快，早已烟消云散了。这时，每块庄稼地里，都是成群结伙的人在干活，只有单干户王发祥的棉花地里，发祥老婆领着两个露屁股孩子，在打整棉苗。宋老大“噼啪”响了一鞭，大声喊道：“喂，老婆儿，怎么你一个人单干哩？老汉干啥去了？”

发祥老婆直起腰来，见是宋老大，回道：“背了二斗麦

子，进城来了！”

“为啥不早说话，”宋老大笑着说，“有一石也能给你捎进城里！怕我贪了污哇？”

发祥老婆叹口气，说：“那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说，既不入社，就不沾社的光！”

“这怎么是沾光，这叫互助嘛！”接着他又大声问：“你还有捎的没有？今天我可是给农业社置办家当去呀！”

发祥老婆说：“捎的倒有，就是缺票票！”

“没票票不怕，”宋老大故意挑逗着，“把麦子再装上两布袋也行！”

发祥老婆有点伤心地说：“看你个死老汉，说话多腰粗，你还不知道我家的麦子打的不好！”

宋老大还要说什么，小秀赶忙提醒他：“爹，快走吧，你看太阳多高了！”

宋老大看了看太阳，轻轻给了骡一鞭，车走动时他还继续喊着：“老婆儿，你别难过，等我有了空，好好把发祥哥那老脑筋通一通！”

老伴不耐烦地推他一掌：“好神神哩！走吧，走吧！真爱管闲事，你还不知道能活几百年！”

宋老大向老伴笑了笑，没有说什么，随手抖了抖缰绳，鞭子又清又脆地在骡子头上响了两声，铁轮车拖着一溜尘烟，隆隆冬冬地向城里去了。

二

宋老大的铁轮车上，今天拉的是一车麦子。这是社里公积金的一部分。按照“供销合同”，宋老大今天把麦子送到供销社，再把添置的各种生产资料拉回来。大凡社里的这种跑外办交涉的事，都是委托给他来办的。除了公事，社员们有些私事，他也挺热心管一管，诸如到银行存钱啦，到卫生院问病啦等等。因此，大家给他安了个新头衔，喊他“外交官”。宋老大也真象那么回事，嘴爱说，肚里知道的事也很多，不论碰见什么样的人，他都能和人家说得很投脾胃。特别是和年轻人在一块干活，只要他一开言，管叫你干一天活都不觉累。老伴经常嫌他胡儿八权五六十的人，说话没老没少；宋老大却不以为然，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才叫越活越年轻了。

宋老大在社内的职责，是光管赶车跑外，照料牲口。可是他对这一点并不满足，按他自己的说法，他也算是社里的“急进分子”，每次社干们开会，不管需要不需要他，他都自动跑去参加，而且每次在会上，都是积极发表意见。社内有些事，别的社员怕得罪人，不敢反映，通过他，社内的领导干部们，倒是了解、掌握了不少情况。因为这样，宋老大虽然不是社干，但是每次参加社干会议，也从没有人提出来反对。

宋老大受到这样一种特殊待遇以后，他的劲头更大了，

分内的事，当然管，与他关系不大的事，他也得要过问一番。比如有一次，副业组的人一时疏忽，叫老母猪压死两条刚出生的小猪儿，宋老大整整嚷了一天，回到家里，还把闺女小秀训得哭了半夜。又一次，有个社员搞坏一张木掀，宋老大直嚷得那个社员在会上检讨了两三遍。诸如此类的事，说也说不完。他这样多管闲事，社员们不讨厌，反而觉得社里经常有这样一个敢说敢叫的人，反倒提醒着大家对公共财物的爱惜。

可是宋老大自己也犯过过失。那是今年春起，他赶着大车往地里送粪。车子上了路，他爬在车顶上睡着了。过桥时候，车子没人看，车轮碰在桥沿的石条上，碰断了车轴，还差点把他从车顶上摔下来。这件事，用不着社员们说话，宋老大已经觉得没脸见人了，自动包赔了损失，会上会后，见人就唉声叹气的检讨。按宋老大的想法说：虽然我老大做下错误了，但是对待错误的态度，也得够个“急进分子”。

三

大车进了城。

因为逢集，今天的人比往日多。街道两旁，早已撑满了布棚，摆满了瓜果摊子。宋老大拢着牲口，响着鞭子，不住的吆喊，好象钻高粱地似的，费了好大劲，大车才从拥挤的人群里，滚到了供销社的门口。

宋老大刚拢住牲口，耳边听见有人说：“嘿，这老汉赶

车，真有两手哇！”

宋老大看了那人一眼，摸摸小胡子，自信地说：“没有这么两手，我们社里几十户人家，也不会推举我赶车。”他向那人伸着三根指头：“不是吹，赶车三十年啦！”

“拉的啥？”旁边又有人在问。

“麦子！”

“都是你自己的？”

“有我的一份！”宋老大傲然地回答着，爬到车上去解捆绳。

“打的真不少呀！”旁边的几个人，同时赞叹着。

“这没有几颗，”宋老大一边解着捆绳，一边自豪地说，“我们社里今年卖的余粮，比这多十几倍哩！你们那里统购任务完成了没有？”

“完成了统购还有些长余，”一个中年人说，“我还以为今年可算增了产了，可是比起你们来，还差得远哩！”

“还是农业社打粮食厉害！”旁边的人称赞着，都用羡慕的眼色望着车上的麦口袋。

此刻，供销社还没有开门，来买东西的农民，都挤在门口嚷叫着，抱怨着。宋老大解完了捆绳，从车上跳下来，从人堆里挤过去，嘴里嚷着：“真官僚哇！怎么这时辰还不开门！”上前照着门上，“空冬空冬”踢了几脚，大声喊道：“开门！”

“谁？”里面有个声音传出来。

宋老大把嘴对住门缝，大声说：“五星农业社的，快开

门！”他把“农业社”三个字，说得格外有力，然后回过头来，用夸耀的眼色看看周围的人们，仿佛要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农业社这块牌子，走遍天下也是挺硬！

不一会，果然门开了条缝，从里面探出半个脑袋来，不满的说：“等一等，还没到钟点！”

宋老大紧接着回道：“没到钟点也得开，今天是逢集呀，为啥不把钟点提得早些？你们住在城里看钟点，我们乡里可是看太阳。瞧，太阳都多高了？我们老远跑了来，你以为是没事干，进城闲逛啦？我们也是有工作要办呀！就拿我来说吧：交了麦子，还要到牲口市上，瞅两条头等骡子，还要到训练班看我们副社长，七弄八弄，天就黑了。我们农业社，就再拿我说吧：从早忙到天黑，到黑夜你能说不是睡觉的钟点吗？可是我不能睡，一黑夜总得爬起来三次喂牲口，‘马要好，吃夜草’，看看，要不是我夜夜不睡，我们社里的牲口，能吃得滚瓜溜圆吗？你们到这阵还不开门，是为人民服务吗？……”

门缝里那颗脑袋，晃了几下，突然缩了回去。门外的人，哄的一声都笑了起来。

宋老大得意地摸着小胡子，说：“群众的意见，没错！”

不知是到了时间，还是宋老大的批评发生了效力，不多一会，柜上的门打开了，人们吵嚷着拥了进去。宋老大动手从车上往下搬口袋，这才想起闺女和老伴来，他四面瞅瞅，小秀不见了，只有老伴坐在街沿上，东瞅西转看新鲜。

宋老大问：“小秀呢？”

老伴很不高兴地回道：“我又不拴着她！”

宋老大指指车上的口袋：“这叫我一个人怎往下搬？”

老伴并不同情，讥讽地说：“你会说嘛！还愁搬不下口袋来！”

宋老大吃了个软话头，再没多话，进柜台里面叫来两个售货员，把麦子口袋从大车上扛下来，放在门口，排成一行，等着过磅。

从四乡来的买东西的卖粮的农民，越来越多了，等着过磅的行列，越排越长，宋老大本来是排在最后，不多一会，他后面又排了一长条，他向后看看，有的担着，有的背着，谁都没有他们农业社这么大气派。顺次排在后面的人，用惊奇的眼色，望着宋老大屁股下面小山似的麦口袋，不安地说：“看那人的麦子，等他一个人过完秤，准得一天！”

又一个年轻一点的人，无可奈何地接着说：“倒楣，来迟了一步，前头排了这么大个主儿！”

宋老大听着，站起来，招呼着说：“老乡，别发愁，我可以让你们先称，多让少，才叫好！”

“你是哪村的？”那位年轻人问，感激地望着宋老大。

“哪村的？”宋老大故意不马上回答，反问道，“看不出来吗？谁能打这么多的麦子？”他见年轻人笑着，摸着脑袋，好象是猜不出这个谜来，才认真回道：“张家庄五星农业社！”

人们一听说农业社的，都好象看见了早就盼望着的东西，后面的人，都拥上前来，围在宋老大身边，七嘴八舌地

询问社里的情形。有的问今年共打了多少麦子，有的问社里有多少户数，还有个老汉，居然提出个叫宋老大发笑的问题，他问：“入了社，是不是要在一块吃大锅饭。”

宋老大本来爱说，经大家这么一问，立时精神全来了，他把烟袋往裤腰带上一插，站在麦口袋上，象个演说家似的，指手划脚的开了讲。老伴跟宋老大过活了一辈子，最使她头痛的，就是说起话来，把什么也忘记了。这时，她不时地用眼色制止他。可是宋老大哪里还顾得了那么许多，嘴早收不住了。他讲他们如何建社，如何评产、评工，如何春耕播种、使用新式农具，如何打井种棉，如何麦子复播密植、合理施肥、讲求技术；又讲副社长张方奎如何能干，并且也把他自己碰坏了车轴的事，从头讲了一遍。老伴远远地用嘴撇他，意思好似说：“不嫌害臊，还有嘴往出说！”宋老大也瞪了老伴两眼，意思也好似说：“这都是经验，叫他们听听有啥不好！”

宋老大讲完了社里今年麦子丰收，大家要求看看麦子，究竟长得好不好。他打开一条口袋，伸手进去抓了一把麦子出来，摊在手里，转着身子，好让围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一看。

滚圆的麦粒，在宋老大的手心里滚动着。听见大家连声啧啧的叫好，宋老大心上，真比六月天吃冰都舒服。他继续给大家讲述麦子丰产的情形，说：“这是我们副社长张方奎的功劳，他号召大家小麦密植，我们把早先的两条腿楼，改装成三条腿，这一来，行行距离窄了，苗苗就加多了。光这